

文史哲大系21
蕭登福著

文津書版社印行

列

子

古

注

今

譯

列子古注今譯

②① 系 大 哲 史 文

列子古注今譯

著 作 者：蕭 登 福

發 行 者：范 惠 美

出 版 者：文 津 出 版 社

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

郵政劃撥：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

電話：三六三五〇〇八・三六三六四六四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八一號

定 價：新台幣六五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9400-22-9

序

《列子》書歷代注釋者少，較著者有晉之張湛，唐之盧重玄（玄宗時人）。學者向以張湛比況注莊之郭象，以盧重玄比況注莊之成玄英。其後殷敬順爲《列子》做釋文，而偏重於以音解字。宋人陳景元曾爲之補釋，但殷、陳二家之作，今已相混爲一書，無法區辨。宋世，由於眞宗、徽宗等之宏揚道教，注《列子》者轉多。較著者如徽宗、范致虛、江通、林希逸等諸家。而宋人高守元則收錄張湛、盧重玄、徽宗、范致虛等四家注，編輯爲《冲虛至德眞經四解》一書；但此書除收四家注外，自己並無發揮之語，不能成一家言。清世學者之治《列》者，率皆從事文字校訂及辨僞。較著者如秦恩復、俞樾、姚鼐、汪萊等，而注之者則無。

諸家古注，每多玄言奧旨，對《列子》書頗多發明，應爲治《列子》者所寶重。但唐、宋之學者喜以道教之說釋《列子》，其中尤以江通爲甚。林希逸則每以莊、儒二家非列，偶有失持平，然林氏之作，實爲張、盧二家外之較佳者，與徽宗、范致虛之作相並，皆是宋人治《列》中之佼佼者。

又，儲家古注，重在闡釋文義，不重解釋字詞。而《列子》古字古義甚多，不釋其字，則其義難明，今爲補此缺憾，特於古注後附以案語，並將《列子》八篇予以語譯。至若本書所採之古

凡例

一、本書所收錄之古注計有：晉·張湛注，唐·盧重玄解，唐·殷敬順《列子釋文》，宋·陳景元《列子釋文補遺》，宋·徽宗《冲虛至德眞經義解》，宋·范致虛解，宋·江適《冲虛至德眞經解》，宋·林希逸《冲虛至德眞經虜齋口義》。所收錄者皆以道藏本爲主。又，盧重玄、范致虛之解，係轉錄自宋·高守元《冲虛至德眞經四解》本。

二、本書在正文方面，前四篇以道藏徽宗《冲虛至德眞經義解》本爲底本，但道藏徽宗本僅存天瑞至仲尼前四篇，故自湯問至說符等後四篇，轉以高守元四解本爲底本。又，徽宗本「無」皆作「无」；四解本則作「無」；爲求統一，後四篇正文方面皆改作「无」。

三、殷敬順《列子釋文》與陳景元《列子釋文補遺》，今已混合爲一，無法區分。本書中僅以《釋文》名之。又，《釋文》除對列子正文予以音釋外，對張湛注亦有音釋。今則取其對正文之音釋，而略張注部份之音釋。

四、本書中張湛注簡稱張注；盧重玄解，簡稱盧解；殷、陳之釋文與釋文補遺，簡稱釋文。徽宗《冲虛至德眞經義解》，宋人高守元稱之爲「政和訓」，今則簡稱爲徽宗義解，或稱徽宗。范致虛解，簡稱范解。江適《冲虛至德眞經解》，簡稱江解。林希逸《冲虛至德眞經虜齋口義》

，簡稱口義。

五、本書除收錄諸家古注外，並對八篇正文予以今譯。其排列次第爲：

(1) 列子正文

(2) 諸家古注

(3) 今譯

六、本書案語中所引及晚清及近世諸家作品，大抵見於嚴靈峯《列子集成》及各圖書館中，不難查知，故僅稱引著者姓名，如俞樾，如王重民等，不另一一細列書名。

七、本書在校勘上，宋徽宗《冲虛至德眞經義解》，簡稱徽宗本；江遹《冲虛至德眞經解》，簡稱江本；高守元《冲虛眞經四解》，簡稱高守元本，或四解本；林希逸《冲虛至德眞經齋口義》，簡稱口義本。

一、本書所收錄之古書，皆：黃帝書，書：鳳凰之經，書：鳳凰之經，《列子》文，宋：本。

《列子》古注諸家序

△漢·劉向《列子新書目錄》：

「天瑞第一

黃帝第二

周穆王第三

仲尼第四

湯問第五

力命第六 楊朱第

七 說符第八

右新書定著八章。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書列子五篇，臣向

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，太史書四篇，臣向書六篇，臣參書二篇，內外書凡二十篇，以校除復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書多，外書少，章亂布在諸篇中。或字誤，以盡爲進，以賢爲形，如此者衆。及在新書有棧。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爲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穆王、湯問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。楊子之篇，唯貴放逸。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，貴黃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。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，未有傳者。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，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。謹第錄，臣向昧死上。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」

△晉·張湛注解并序：

《列子》古注諸家序

「湛聞之先父曰：吾先君與劉正興、傅穎根，皆王氏之甥也。並少遊外家。舅始周，始周從兄正宗、輔嗣，皆好集文籍，先并得仲宣家書，幾將萬卷。傅氏亦世爲學門。三君總角，競錄奇書。及長，遭永嘉之亂，與穎根同避難南行，車重各稱力，並有所載。而寇虜彌盛，前途尙遠，張謂傳曰：『今將不能盡全所載，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，各各保錄，令無遺棄。』」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、父咸子集。先君所錄書中，有列子八篇，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，列子唯餘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。比亂，正興爲揚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得四卷，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，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。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，萬品以終滅爲驗，神慧以凝寂常全；想念以著物自喪；生覺與化夢等情；巨細不限一域；窮達無假智力；治身貴於肆任；順性則所之皆適，水火可蹈；忘懷則無幽不照；此其旨也。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歸同於老莊，屬辭引類，特與莊子相似。莊子、慎到、韓非、尸子、淮南子、玄示、指歸，多稱其言，遂注之云爾。」

△唐通事舍人盧重玄《敘論》：

「劉向云：『列子者，鄭人也。與鄭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爲。及其理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穆王、湯問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。楊子篇，唯貴放逸。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然各有所明，亦頗有可觀者。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，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

。』張湛序云：『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，萬品以終滅爲驗；神慧以凝寂常全；想念以著物自喪；生覺與化夢等情；巨細不限一域；窮達無假智力；理身貴於肆任；順性則所之皆適，水火可蹈；忘懷則無幽不照。此其旨也。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歸同於老莊。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矣，代無曉之者。咸以情智辯其眞宗，則所論雖多，同歸於不了；所詮雖衆，但詳其糟粕。莫不以大道玄遠，遙指於太虛之中；道體精微，妙絕於言詮之表。遂使眞宗幽翳，空傳於文字；至理虛無，但存其言說。曾不知道之自我，假言以爲詮；得意忘言，離言以求證。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，因情動用之俗心，矜彼道華，求名喪實。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，至德非言，廣招四方，傍詢萬宇，冀有達其玄理，將欲濟於含生。小臣無知，偶慕斯道，再承聖旨，重考微言，謹尋列子之書，輒詮註其宗要。竊懷智此，非欲指南。儼默契於希夷，猶玄珠於象罔，是所願也，非敢望焉。論曰：夫生者何耶？神與形會也。死者何耶？神與形離也。形有生死，神無死生。故老子曰：『谷神不死』。『死而不亡者壽也』。然此之死生，但約形而說耳。若於神用，都無死生。神本虛玄，契眞者爲性；形本質礙，受染者爲情。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，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眞。是故墮支黜聰，道者之恒性。貪生惡死，在物之常情。不矜愛以損生，不祈名而棄寶。故莊子曰：『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，緣督以爲經，可以養生，可以盡年也。』代人以不求於名，則縱心爲惡，此又失之遠矣。何則？人笑亦笑，人號亦號；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；復安得爲不善耶？是知神爲生主

，形報神功。神有濟物之功，形有尊崇之報。神有害物之用，報有賤陋之形。故神運無窮，形有修短。報盡則爲死，功著則別生，亦由清白者遷榮，貪殘者降黜。約位而說也，形不變則位殊。約神而辯也，神不易而形改。至人了知其道，故有而實眞。眞神無形，心智爲用。用有染淨，凡聖所以分。在染溺者則爲凡，居清淨者則爲道。道無形質，但離情，豈求之於冥漠之中，辯之於恍惚之外耳？故老子曰：『吾道甚易知，甚易行。』而不能知不能行，其故何也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，不知神者爲生主；約氣以爲死，不知神者爲氣根。繫形則有情，迷神則失道。封有惑本，溺喪忘歸，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，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。故曰：『千里一賢，猶如比肩。萬代有知，不殊朝暮』者，惜之深矣。豈不然耶？儻因此論，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，損之又損，爲於無爲，然後觀列子之書，斯亦思過之半矣。」

△宋·陳景元《冲虛至德眞經釋文序》：

「夫莊子之未生，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，充滿于太虛，而無形略可聞也。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，剖抉生死之根柢；墮毀解袞，決疣潰癰；語其自然，而不知其然；意其無爲，而任其所爲。辭旨縱橫，若木葉乾殼，乘風東西，飄飄乎天地之間，無所不至。而後莊子多稱其言，載于論說，故世稱老莊，而不稱老列者，是繇莊子合異爲同，義指一貫，離堅分白，有無并包也。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，而人莫識。藏形衆庶，在國而君不知。天隱者也。人有道，而人莫譽；道豈細也夫？書有理，而世罕稱；理豈粗也夫？之人也，之書也，深矣遠矣。」

，與物返矣，不其高哉？僕自總角，好讀是書，患無音義，解所闇惑。及長，游天台山桐柏，於司馬微水帳之下，獲爛書兩卷，標題隱約，乃列子釋文。紙墨敗壞，不任展玩，而急手抄錄。其脫落蠹碎，漫滅殘損，十亡四五矣。而紙尾題云：『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。衡岳墨希子書。』遂草寫藏于巾衍。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，洎盧重玄注，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，參有校無，會同帖異。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，集成訛謬同異一卷，附于釋文之後。已而補亡拾遺，復其舊目。前人所解最善者，如程是豹之別名，商商箇乃泰丙兩字古文，此其博學而多識者，其有越略，惟俟同志損益啓悟。熙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。」

△宋徽宗《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序》：

「道行于萬物，物囿於一曲。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，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。眞僞立而夢覺分，有無辯而古今異。得者不以智，失者不以愚，而窮達之差，生于力命之不對。爲我者廢仁，爲人者廢義；而楊朱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。子列子方且冥眞僞而兩忘，會有無於一致。得喪、窮達，付之自爾；爲我秉愛，通於大同。而深憫斯民之迷，見利而忘其眞，如彼爲盜，如彼攫金，迷而不反，馳而不顧，故著書八篇，以明妙物之神，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，而常勝之道，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。其說汪洋，大肆籍外之論，託言於黃帝孔子，要其歸，皆原於道德之指。然考其言，蹟其意，究其所造，至其見神巫而心醉，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

，卒其所以進乎道者，止於乘風而歸，則其去莊周也遠矣。莊子曰：『列子御風而行，猶有所待也。』嗚呼！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惟天下之至神，老氏之實體。朕萬機之餘，既閱五千言，爲之訓解。又嘗注莊子內篇，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，聊釋以所聞，以俟後聖之知我者。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。」

△宋·范致虛《列子解》吳師中撰序：

「世之所貴者，書也。書不過語。語之所貴者，意也。意有所隨。得其意者，雖忘言可也。不明其意，非唯貴非所貴，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，烏足與言大方之家。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，觀其立教坐議，闡揚性命之理，而救世發藥之言，超越諸子言意之表。大抵以混元爲宗，而屬辭設喻，駸駸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。俗學世師，窘束於名物，不能越拘攣之見，而尋其闢闔，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。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，而獨不與爲列傳。劉向博物洽聞，校讎群書，乃指穆王、湯問之篇爲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，其排而斥之若此，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，而失其所貴哉？伏見政和訓解，知其解於萬世之後，恢崇道教，將欲引天下之人，反其性命之情，而還太古，賜至渥也。廼命靡泮之儒，兼習道經，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，煥若日星。觀而化者，得所法象，不復可置議論矣。至列子書，張湛嘗爲之注，而舛駁尤甚，非特不得立言之法，抑亦失經之旨，故士每患之，則得是書之意者，雖欲忘言，其可得耶？左丞范公太初先生，比於燮理之餘，親爲訓釋。推其意，若出於列子之心。究其說，足以

解學者之蔽。微言妙道，歷數千百年間，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。俾讀其書者，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，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，其利博哉！爰因摹刻，以廣其傳，謹題編之首云。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。」

△宋·高守元《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序》：

「列子姓列，名禦寇，鄭人也。居鄭圃四十年，人無識者，初事壺丘子，後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進二子之道，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。弟子嚴恢問曰：『所爲問道者，爲富乎？』列子曰：『桀紂唯輕道而重利，是以亡。』其書凡八篇。列子蓋有道之士，而莊子亟稱之。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，即其故隱。唐開元封冲虛至德真人，書爲冲虛至德真經。」

△宋·高守元《冲虛至德真經四解》毛麾序：

「太史公敍黃老而先六經，蓋知崇道術矣，何偶遺列子？劉向廼校勘成書，其言明內外，證死生，齊物我。大抵與蒙莊合。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，風之乘我；周之爲蝶，蝶之爲周；若出一口矣。然後世注說傳者，俱少列子。在晉有張湛，唐有盧重玄。方之南華，湛則郭象，盧則成玄英也。逮宋政和有解，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。當是時，天下立道學，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。儒臣王禮上言：『莊列二書，羽翼老氏，猶孔門之有顏孟，微言妙理，啓迪後人，使皇帝之道粲然復見，功不在顏孟之下，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。』從之。故其書大行。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，收得二解，并張盧二家，合爲一書，誠增益於學者，因之

得以叩玄關，探聖闕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顧不遑歟？竊嘗謂訓詁之義，自昔爲難。盧序曰：『千載一賢，猶如比肩。萬代有知，不殊朝暮。』可爲喟然歎息也。大定己酉春季月，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，賜緋魚袋致仕，毛麾序。」

案：以上諸家序除陳景元《釋文序》外，餘皆從高守元《冲虛至德真經四解》本中錄出。

附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子部道家類：

「《列子八卷》江蘇巡撫採進本，舊本題周列禦寇撰，前有劉向校上奏，以禦寇爲鄭穆公時人。唐柳宗元集，有辨列子一篇。曰：穆公在在孔子前幾百歲，列子書言鄭國皆言子產鄧析，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，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，楚悼王四年圍鄭，殺其相駟子陽，子陽正與列子同時，是歲魯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？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，每不能推知其時，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。其言魏牟孔穿，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。其後高似孫緯略，遂疑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，竝無其人。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。併有鄒衍吹律事，不止魏牟孔穿，其不出禦寇之手，更無疑義，然考爾雅疏，引尸子廣澤篇曰：墨子貴兼，孟子貴公，皇子貴衷，田子貴均，列子貴虛，料子貴別囿。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，而已皆弁於私也。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純夏撫冢畹畝皆大也。十有餘名而實一也，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。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。是當時實有列子，非莊周之寓名。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爲漢魏人所未睹，而此書第三卷，周穆王篇，所敘駕八駿，造父爲御，至巨蒐登崑崙，

見西王母於瑤池事，一一與傳相合，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僞造，可信確爲秦以前書。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「子沈子曰」，何休註曰：「子沈子，後師沈子，稱子冠氏上，著其爲師也。然則凡稱子某子者，乃弟子之稱師，非所自稱，此書皆稱子列子。則決爲傳其學者所追記，非禦寇自著。其雜記列子後事，正如莊子記莊子死，管子稱吳王西施，商子稱秦孝公耳，不足爲怪。晉光祿勳張湛，作是書註，於天瑞篇首所稱子列子字，知爲追記師言，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爲疑，未免不充其類矣。書凡八篇，與漢志所載相合，趙希弁讀書附志，載政和中宜春彭瑜，爲續石軍倅，聞高麗國列子十卷，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青唐卜者云云，今所行本，皆無此卷，殆宋人知其妄而不傳歟？其註自張湛以外，又有唐當塗丞殷敬順釋文二卷，此本亦散附各句下，然音註頗爲淆亂，有灼然知爲殷說者，亦有不辨孰張孰殷者，明人刊本，往往如是，不足訝也。據湛自序，其母爲王弼從姊妹，湛往來外家，故亦善談名理，其註亦弼註老子之亞，葉夢得避暑錄話，乃議其雖知列子近佛經，而逐事爲解，反多迷失，是以唐後五宗之禪繩晉人，失其旨矣。」

「《冲虛至德真經解八卷》內府藏本。宋江通撰，通自署杭州州學內舍生，始末未詳，是書乃所註列子，據舊刻標題，蓋經進之本。其稱冲虛至德真經者，案唐書藝文志，天寶元年，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，列子爲冲虛真經，文子爲通元真經，亢倉子爲洞靈真經，故有是名。其兼稱至德，據晁公武讀書志，宋景德中所加也。老莊二子，自王弼郭象作註後，著錄者不

下百家。列子今尚僅存註本之行於世者，張湛、殷敬順以外，惟林希逸口義，及通此書而已。此書焦竑國史經籍志，作二十卷，與今本不符，然今本首尾完具，不似闕佚，竑所著錄，大抵雜鈔史志書目，舛漏相仍，僞倭百出，所記卷數，不足憑也。張湛註詞旨簡遠，不尙繁詞。通此註則仿郭象註莊之體，擺落訓詁，自抒會心，領要標新，往往得言外之旨。其閒如周穆王篇，註云：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，謫降人間，塵俗之氣，尚未深染，故能安栖聖境，此雖下乘之所居，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？殆似杜光庭林靈素輩語，未免自穢其書。考諸宋史，徽宗時始立三舍法，通自稱曰內舍生，其當道君上號之日，作此以附和方士之局乎？又如楊朱篇，謂列子以禦寇爲名，蓋以閑先聖之道爲己任，湯問篇，解魏黑卯邱邴邴章來丹之名，曰：黑者陰之色，卯者陰之類，魏者高顯之所，魏黑卯者，老陰之象也。邴者明之盛，章者文之成，邴者中高之地，邱邴邴者，老陽之象也。丹含陽，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也云云，亦未免於穿鑿，然大致文詞都雅，思致玄遠，迴在林希逸書之上也。」

其辭雖與王篇異，五服章句與王篇異，晉王篇與王西說，高王篇與秦公異，不以爲對。晉某王書，代秦王之辭，非復自辭，此書皆稱于陵子。則其爲魏其學皆祖張湛，非張湛自著。劉公十一平二十萬子曰：向本註曰：于陵子，後祖水子，稱于陵子，著其氣韻也。然則其辭于泉西王與張湛辭，一一與張湛合，其非陶向之詞而祖張湛，可謂顯露秦以誦書。若公羊戰